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獨醒雜志卷一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黃憲度

獨醒雜志　　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獨醒雜志十卷宋曽敏行撰敏行字達臣自號浮雲居士又曰獨醒道人又曰歸愚老人吉水人吉水屬廬陵郡故又自題曰廬陵曽祖孝先祖君彦皆當熙寧之時不肯以新學干科第故敏行守其家法多與正

士遊胡銓楊萬里謝諤皆其友也年甫二十以病廢不能仕進遂專意學問積所聞見成此書其子三聘編為十卷以樊仁遠所作行狀及銓所作哀詞附後萬里序之諤跋之後趙汝愚周必大樓鑰亦皆為之跋書中多記兩宋軼聞可補史傳之闕間及雜事亦足廣見聞於南渡後劉岳諸將皆深相推挹而于秦檜則惟記與翟汝文詬爭一事亦不甚置是非

于秦熺登第一事亦僅借崔頎以寓之考敏
行卒於淳熙二年去檜未遠殆猶有所避歟
書中稱風鳶造自韓信而不言所據案唐李
冘獨異志載有是說小說妄談于古無徵又
唐改正月晦日為中和節載於鄴侯家傳當
時嘗以命題試士其詩載於文苑英華本非
僻事而試官謬舉清明寒食之說敏行亦不
能糾正葢以記錄為主不以考証為主也如

仁宗朝二衛士論貴賤事乃因朝野僉載唐魏徵事而影撰按此事先載能改齋漫錄中實退錄嘗辨之京師知術者埋金事乃因國史補遺晉隗炤事影撰見太平廣記二百十六卷敏行皆不辨而述之又蔡絛勤亭乃為其兄攸所軋見宋史蔡京傳而云以西清詩話為言者所劾偽呂洞賓詩乃福州黄侍聘所撰當時已捕斬于馬行街見耿延禧林靈素傳按此傳載實退錄第一卷而云真有洞賓

現化事尤失之不考至于欲以人挽獨輪車為陣尤如兒戲其謬更甚于房琯楊萬里序乃盛稱之可謂舍所長而譽所短矣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獨醒雜志原序

古者有亡書無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諺之言晏子誦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夏周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垂之策書也口傳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則堅矣而言者有存亡也言者亡則言亦有時而不堅也書又可廢乎書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亡而不亡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歟

廬陵浮雲居士曾達臣少刺意於問學慨然有志於當時非素隱者也嘗與當世之士商略古今文章前代之豪傑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論諫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敵而知其短於取衆知孫權之兵不勤遠略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車為活城以紙鳶為本於兵器談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固有生不用於時而沒則有傳於後夫豈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

言之藏而傳者多矣其不傳亦不少也豈有司之者歟抑有幸不幸歟抑其後世之傳不傳亦如當時之用不用皆出於遭然歟是未可知也若達臣之志而不用世是可歎也既不用世豈遂不傳世歟達臣既沒吾得其書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蓋人物之淑慝議論之予奪事功之成敗其載之無諛筆也下至謔浪之語細瑣之彙可喜可笑可駭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傳也蓋有予之所見聞

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見聞者無不信之予之所不知者無不信也後之覽者豈無取於此書乎

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獨醒雜志卷一

宋　曾敏行　撰

蔡端明事母至孝常步行遇一嫗貌甚龍鍾問其年曰百單二矣端明再拜曰願吾母之壽如嫗後果符其言

包孝肅公尹京人莫敢犯者一日閭巷火作救焚方急有無賴子相約乘變調公亟走聲喏於前曰取水於甜水巷耶於苦水巷耶公弗省亟命斬之由是人益畏服

向文簡公為廬陵倅時人未有知者安城士人彭仲元

能以星歷知人禍福文簡召問之仲元曰通判不必他問不出十年位至公相文簡自廬陵罷官閲數年即大拜仲元之術不吝於告人吉凶夀夭不差毫髮時人即之者如市後官於京師而卒惜其術無傳焉

皇祐元年何正臣與毛君卿俱以七歳應童子科君卿之慧差不及正臣時皇嗣尚未生上見二人年甚幼而穎悟過人特愛之留居禁中數日正臣能作大字宫人有以裾帶求書者正臣書曰關雎后妃之徳也上嘗以

梨一顆令二人分食之君卿逡巡不應上怪問其故對曰父母在上不敢分離上大喜以為皆能知其大義翌日御便殿俱賜童子出身正臣字君表新淦洲上人後仕至寶文閣待制君卿字公弼吉水龍城人終於朝散大夫

劉丞相名景弘南唐時為吉州牙將刺史彭玕以吉州叛攻陷郡縣殺略吏民脅景弘以從景弘度勢不敵乃佯許之隨之往來故吉之城邑獨不被殘毀玕既敗景

弘以兵歸南唐遂家吉之永新縣甞謂人曰我偽從彭玕之脅可活萬人吾雖不偶於時後必有興者因號所居後山曰後隆景弘既沒越三世而生丞相沆沆之子孫皆榮顯至今世禄不絶

楊文公大年美鬚髯一日早朝罷至都堂丁晉公時在政府戲謂之曰内翰拜時鬚掃地公應聲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晉公知其譏已而喜其敏捷大稱賞之天禧末寇公諸人皆貶遠方文公實預謀而晉公愛其才終不

忍害也

蔡元長嘗論薦毛友龍召對上問曰龍者君之象卿何以得而友之友龍不能對遂不稱旨退語元長元長曰是不難對何不曰堯舜在上臣願與虁龍為友他日再薦之復召對上問大晟樂友龍曰訛上不諭其何謂也已而元長入見上以問答語之對曰江南人喚和為訛友龍謂大晟樂主和爾上頷之友龍乃得美除

劉丞相沆仲之守陳州時嘗夢登譙樓抱鼓而寢既覺

家人告曰夜漏不聞四皷何也明日丞相問故更吏對曰夜將四皷有蜈蚣長三尺許旋辟皷上惴恐莫敢近遂不報四更丞相因悟昨夢乃不之責此與歐陽公聞榆莢香而悟身為鸜鵒者何異

劉偉明少以才學自負擢高第中詞科意氣自得下視同輩紹聖初因游一禪剎時東坡謫嶺南道廬陵亦來游因相遇互問爵里姓氏偉明遽對曰廬陵劉弇盖偉明初不知其為東坡自謂名不下人欲以折服之也乃

復問東坡所從来公徐應曰罪人蘓軾偉明始大驚逡廵致敬曰不意乃見所畏東坡亦嘉其才氣相與劇談而去

江南呼蜜為蜂糖盖避楊行密名也行密在時能以恩信結人身死之日國人皆為之流涕余里中有寺僧曰南華藏楊李二氏税帖今尚無恙予覿行密時所徵産錢較之李氏輕數倍故老相傳云煜在位時縱侈無度故增賦至是歐陽謂行密為盜亦有道豈非以其寛厚

愛人乎

祖宗時堂吏官止朝請郎蔡元長為相多更改祖宗制度恐其議已遂許至中奉大夫宣和間朝奉大夫以上至中奉大夫者凡五十餘人雖有詔汰之而不能復舊至今遂為定制

王冀公新喻人微時往觀社求祭肉衆問爾為誰曰我秀才也衆曰何所能曰能詩時無紙筆即取炭畫猪皮上曰龍帶晚烟歸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後之人謂此

句有宰相氣象汪聖錫幼年與羣兒聚學有謁其師因問能對者師指聖錫客因舉對云馬蹄踏破青青草聖錫應聲曰龍爪拏開淡淡雲客大驚曰子有魁天下之志聖錫年未冠果廷試第一

李仁甫通鑑長編仁宗皇帝紀景祐二年三月丁巳賜故鎮東軍節推毛洵家帛五十疋米五十斛洵吉州人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拔萃科其父國子博士應佺與其母卒於賓州洵徒跣護葬歸里中負土成墳毁瘠而卒

時惜之即予同里毛子仁父子也應佺與洵墓銘皆余
襄公靖所撰應佺字子真罷賨州回尚歷虔太平三州
通判以明道二年三月丁丑終於當塗官署其配高氏
壽春縣君終於池陽之舟次予溥以毀卒故余公銘之
有曰哀殞庭蘭悲摧舞與兄漸奉喪歸葬於華原結廬
墓所凡二十一月毀瘠如初喪之儀輿疾歸家數日而
卒郡以孝行聞詔賜粟帛以旌顯之則予真非卒於賨
州意者仁甫未嘗考余公墓銘耳

天聖八年應書判拔萃科者凡八人仁宗皇帝御崇政殿試之中選者六人余襄公尹師魯毛子仁李惇裕其二則失其姓名問題十通一問戊不學孫吳丁詰之曰顧方略何如耳二問丙為令長無治聲丁言其非百里才壬曰君子不器豈以大小為異哉三問私有甲弩乃首云止矟一張輕重不同若為科處四問丁出見癸縲繫於路解左驂贖之歸不謝而入癸請絕五問甲與乙隔水將戰有司請待其未半濟而擊之甲曰不可及陣

甲大敗或讓之甲不服六問應受復除而不給不應受而給者及其小徭役者各當何罪七問乙用牛釁鐘牽過堂下見其觳觫以羊易之或謂之曰見牛不見羊八問官物有印封不請所由官司而主典擅開者合當何罪九問庚請復鄉飲酒之禮辛曰古禮不相沿襲庚曰澄源則流清十問死罪囚家無周親上請勑許充侍若逢恩赦合免死否時襄公除將作監丞知海陽縣師魯武勝軍掌書記知河陽縣子仁鎮東軍推官知宣城縣

惇裕大理寺丞知華亭縣皆以民事試之也

毛子仁博學能文年十九登進士二十六中書判拔萃時譽翕然陳恭公余襄公杜祁公王伯中胥安道李獻臣王總之十二人各為詩以餞其歸杜公詩有曰判就十題彰敏妙學窮千古見兼該其推重如此子仁孝於其親初為撫州司法以養親在遠丐罷後知宣城縣丁父憂哀哭毀成疾前死之夕夢一絳袍童子持玉函中有丹書謂子仁曰帝命名汝使掌文籍覺而異之次日

疾甚自謂必不能起援筆為賛曰生為幻人死為天真改幻為真無根無塵書畢而逝

故事進士第一人初命官以將作監丞遷著作郎次遷右正言熈寧中許冲元將以磨勘當遷王荆公為相欲抑甲科三名前恩例擬令轉太常博士太常博士與右正言同為一等然祖宗分品流品以太常博士為有出身人遷轉非以待第一人也荆公方下筆作太字時堂吏以手約筆具陳祖宗之制荆公乃改太字右筆作口

字沖元遂遷右正言

李氏建國國中無馬歲與劉鋹市易太祖旣下嶺南市易遂罷馬益艱得惟每歲入貢得賜馬百餘疋耳朝廷未悉其所有無也王師南伐煜遣兵出戰騎兵才三百至瓜州盡爲曺彬之裨將所獲驗其馬尚有印文然後知其爲朝廷所賜也

王荆公詩經義成書神宗令以進呈閱其序篇末畢謂荆公曰卿謂朕比得文王朕不敢當也公曰陛下進德

不倦從諫咈咈於文王何愧上曰詩稱陟降庭止之類豈朕所能公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陛下何自謙如此上搖首曰不若改之

廬山圓通寺在馬耳峯下江右之名刹也南唐時賜田千頃其徒數百衆養之極其豐厚王師渡江寺僧相率為前鋒以抗未幾金陵城陷其衆乃遁去使李煜愛民如僧則其民亦皆知報國矣

馬正惠公珍其所藏戴嵩鬬牛圖暇日展曝於廳前有

輸租氓見而竊笑公疑之問其故對曰農非知畫乃識真牛方其鬬時夾尾於髀間雖壯夫膂力不能出之此圖皆舉其尾似不類矣公為之歎服

謝民師名舉廉新塗人博學工詞章遠從之者嘗數百人民師於其家置講席每日登座講書一通既畢諸生各以所疑來問民師隨問應答未嘗少倦日辦時果兩盤講罷諸生啜食果而退東坡自嶺南歸民師袖書及舊作遮謁東坡覽之大見稱賞謂民師曰子之文正如

上等紫磨黄金須還子十七貫五百遂留語終日民師著作極多今其族摘坡語名曰上金集者盖其一也嘗有藁本數冊在其壻陳良器處予少從良器學屢獲覩焉

王文康公晦叔性嚴毅見僚屬未嘗觧顏知河南日梅聖俞時為縣主簿一日袖所為詩文呈公公覽畢次日對坐客謂聖俞曰子之詩有晉宋遺風自杜子美没後二百餘年不見此作由是禮貌有加不以尋常待聖俞矣

元祐初后山在京師聞徐仲車之孝行遂致書以通殷勤託其門人江季共端禮持以往季共見仲車言曰友人陳師道好賢樂善介然不羣於流俗聞先生之風因願納交於下執有書記端禮以致於左右公欣然發緘讀已謂季共曰陳君真賢者其雖未之見予謂不羣於流俗今讀其書辭敢以為信然其年來未嘗以詩文入京故不能為謝予其為我謝之季共以告后山曰仲車之介當於古人中求他日掃門未晚也聞者兩賢之

今之風爭古之紙鳶也創始於韓淮陰方是時陳豨反於代高祖自將征之淮陰與豨約從中應作紙鳶以為期謀敗身戮而紙鳶之制今為兒戲使木罌渡軍沙囊壅水皆如紙鳶之無成則何以助漢王成業也（爭當作箏蓋以竹篾弦其上風吹之鳴如箏也）

新塗縣道士何得一者常人也徽宗嘗夢有道士曰何得一者來見遂以姓名及狀貌圖像求之守令以其姓名之同遂以聞上大喜即令送至闕下既名見山野齷

疑不能應對甚不稱上意時方集道流於寶籙宮作醮因命得一領馬建醮畢授丹林郎遣歸初得一之有是命也守令以其形於帝夢必有所得因問其有何技能得一以為昔浴於江中得杖子狀如龍又嘗噀水於壁間成罨畫山水守亦信之具以表聞後以詰其故杖乃木根初無他異而噀水成畫者因醉後嘔吐成跡耳故今人傳以為笑

徽宗初建寶籙宮設醮車馬嘗臨幸迄事之夕道士以

章疏俯伏奏之逾時不起其徒與旁觀者皆怪而不敢近又久之方起上宣問其故對曰臣章疏未上時偶值奎宿星官入奏故少俟其退上曰奎宿何神對曰主文章之星今乃本朝從臣蘇軾為之上默然

獨醒雜志卷一

獨醒雜志卷二

宋　曾敏行　撰

紹興甲戌省試别院以中和節為詩題舉人上請主司荅云元宵既過寒食未来蓋謂此二月節也然按後漢周舉傳太原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遇中冬輒皆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閒或寒死故因謂寒食為禁煙節舉為刺史作弔書以解民之惑則所謂寒食者果何

與於清明耶今人以清明前三日為寒食不知又何據也

劉丞相沆為士人時携一僕赴禮部夜卧忽驚起哭丞相怪問僕曰不祥殊甚不敢言再三詰之曰夢主君為人斫去頭丞相曰此乃吉證斫去頭留得項我當為第二人果於王拱辰榜第二人賜第

坡谷同游鳳池寺坡公舉對云張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山谷即答云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來時稱名對張

丞相詩云八十老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来坡公盖取此也

漢博士選三科髙為尚書郎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者以乆次補諸侯太傅此制最合人情予嘗欲依倣漢制以處今之特奏名進士盖特奏第五等人皆以為諸州助教士人晚境至此亦疲矣然猶或至於納勑不願受者辭其名而冀其禄也又市井巫醫祝卜技藝之流孰不以助教自名士人役役於科目而與之無别宜其不

樂聞也予謂不若因補爲本貫州縣學職以名次次第授之自上而下由州而邑三嵗而易新故相代盖以州縣學職言之則其名正予之以三年之禄則其禮優况令居是職者往往多後生新進躐取而强處之人多不服倘舉以授舊人亦得尚齒之義

范忠宣公寓居永州東山寺時諸孫尚幼一日戯狎言語少拂寺僧之意僧大怒叱駡不已公坐於堂上僧誦言過之語頗侵公公不之顧家人聞之或以告公亦不

應翌日僧悔悟大慚遂詣公致謝公慰藉之待之如初
若未嘗聞也
宣和中太白見甚高尚書劉公才卲時在中秘見而嘆
曰是兵象也國家其有外患乎因與僚友同觀憂形顏
色未幾敵犯畿甸後周芑秀實来倅廬陵贈詩云劉郎
校書天祿閣太白下觀光昭灼心知漢祀厄中天夜半
瞻星涕零落尚書字美中
王荆公在相位子婦之親蕭氏子至京師因謁公公約

之飯翌日蕭氏子盛服而往意謂公必盛饌日過午覺飢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既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餅兩枚次供彘臠數四頃即供飯傍置菜羹而已蕭氏子頗驕縱不復下箸惟啖胡餅中間少許留其四傍公取顧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類不過如此

兩府例得墳院歐陽公既忝大政以素悉釋氏久而不請韓公為言之乃請瀧岡之道觀又以崇公之諱因奏

改為西陽宮今隸吉之永豐後公罷政出守青社自為阡表刻碑以歸江行過黍石舟裂碑沉舟人曰神如有知石將出有頃石果見遂得以歸立於其宮紹興乙卯宮焚不餘一瓦碑亭獨無恙信有神物護持云

毛文捷字長卿吉水人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王冀公與之為同年生雅相友善文捷豪放不羈冀公素奇之景德中知舒州望江縣冀公時知樞密院薦知名士四十二人文捷在其中獨以韜略許之真宗名至闕下親御

便殿試以平西夏方畧文捷對極詳明上大喜除秘書省校書郎其制詞云毛文捷通經典禮廷對方謀玆謂碩材可宜旌勸

夏英公帥江西日時豫章大疫公命醫製藥分給居民醫曰藥雖付之恐亦虛設公曰何故醫曰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嘗親藥餌也公曰如此則民死於非命者多矣不可以不禁止遂下令捕為巫者杖之其著聞者黥隷他州一歲部內共治一千九百餘家江西

自此浯巫遂息

范忠宣公謫永州年七十餘矣每朔望日必陳列其家所藏四朝宸翰及宣賜器皿於堂上率其子孫羅拜其下拜畢緘藏如初然後長幼相拜啜茶而退自始至及壯歸未嘗或輟先君官零陵時與公之去相望二十餘年士人多有識公者具言如此

國初江西亦有鐵錢嘗見玉笥山玉梁觀所藏經卷尾有題字云太平興國三年太歲戊寅新淦楊名卿胡某

使鐵錢一百二十貫足陌寫經六十卷王梁觀後改為承天宫

徽宗嘗内晏顧問梁師成曰先王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今西壮既賔服天下幸無事朕因得游晏耳師成對曰臣聞聖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上問蔡京曰師成之言何如京曰樂不可極爾上喜曰京之言是也

寇莱公謫居道州初至不諳風土欲得樓居以御嵐瘴

之氣而力不能舉一日與客言之客曰此易事乃以語郡人於是爭為出力營建不日落成及公薨道之人繪公像祠於樓上至今奉事唯謹

呂丞相大防徽仲罷相以大觀文出知頴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後與政歷九年之間有國以来首相踵三人之久蓋自國初元祐為首相者居位多止七八年耳

大觀四年五月彗星出於奎婁之間又自三月不雨至五月上頗焦勞臺官吳執中等屢上章言蔡京罪惡上

亦寖薄京之所為遂降授太子少保致仕給事中何昌言奏言大臣被降責須有章疏及所得聖語文字俱合過門下省今京降官罷相乃止有麻制又録黄各一道並無事因乞依自来體例備令来行遣過門下省作定本關報庶使四方明知京之罪狀上從之遂以章疏付外何給事字忠孺

國朝自章聖始命致仕者給半俸然非得㫖者不與遵唐制也唐人致仕非有敕不給俸今致仕者例給其半

與舊制異矣

仁宗皇帝嘗步禁中聞廡外有譁者稍逼聽之乃二衛士甲曰人生富貴在命有無乙曰不然今日為宰相明日有貶削為匹夫者今日為富家明日有官籍而沒之者其權正在官家耳因相與詰難未服故爭辨不已帝因密識其人一日出金奩封緘甚密特呼乙送往內東門行將達忽心腹痛作不堪忍懼愆其期偶與甲遇令代捧以先門司啟奩乃得御批云去人給事有勞可保明

補官乙隨至則辯曰既得旨送奩及門疾作令甲代之爾門司復奏帝命與持至者甲遂補官

唐子西内前行為張天覺作也天覺自中書侍郎除右僕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懽呼善類增氣時彗星見而遽没旱甚而雨人皆以為天覺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書商霖二字以賜之且謂之曰高宗得傅說以為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謂耶故子西之詩具言之其詩云内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聽麻回紫微侍郎

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旄頭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禿帚明日化為甘雨來官家喚作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惡鄉來兩公當國年民間斗米三四錢

張楚僭偽遣快行親事往廬州省視其家經由淮南向公子諲伯恭時為發運使因拘囚之驗其文券見南京副總管嘗資給其人甚厚伯恭遂檄使勤王有不可污張巡許遠之地語後達上聽深嘉伯恭之慷慨忠節也

蔡條約之好學知趋向為徽猷閣待制時作西清詩話一編多載元祐諸公詩詞文采臣寮論列以為條所撰私文專以蘊軾黄庭堅為本有誤人學術遂落職勒停祖宗官制同是一官而遷轉凡數等自將作監主簿至秘書監其遷移各視其品若卿列館職則為一等出身人則為一等䕃補人則為一等雜流則為一等所以甄別流品為至嚴密也自諫議大夫至吏部尚書其遷除則為一等盖兩省官皆極天下之選論思獻納號為侍

從故不復分等級然其超等而遷則惟宰相執政而已

宰相超三官執政超兩官將作主簿令丞務郎諫議大夫今大中大夫秘書監今中大夫吏部尚書今紫微光祿大夫

湖湘官道窮日之力僅能盡兩驛父老相傳以為寇萊公為丁曹所誣巇譎為道州司馬欲以憂困殺之陰令於衡湘間十里則去一堠以為五里故道里之長如是公既居道一日宴客忽報中人傳勑來且有持劍前行者坐客皆失色公不為動中人既至公謂曰願先見勑

中人出勅示乃貶雷州司户因就郡僚假緑綬拜命終罷

江西自國初以来士人未有以狀元及第者紹聖四年何忠孺昌言始以對策居第一里人傳以為盛事故謝民師有詩寄忠孺云萬里一時開驥足百年今始破天荒蓋記時人之語也

東坡還至庾嶺上少憇村店有一老翁出問從者曰官為誰曰蘇尚書曰是蘇子瞻歟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

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佑善人也東坡笑而謝之因題一詩於壁間云鶴骨霜髯心既灰青松夾道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廻

徐公師川甞言東坡長短句有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白樂天詩云柳橋時有絮沙路潤無泥淨潤兩字當有能辯之者

劉公仲偃自河東河北宣撫使召歸除京城四壁守禦使與時相議不合鐫官落職奉祠京城既失守金欲得

公用事者詒公以割地遣詣金營金得公喜甚即館於僧寺遣人為言國相知公名將欲大用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可國相謂尼瑪哈公守真定時金人攻城不能下再入寇而公已去真定遂陷故以此知公也車駕既北狩金復遣人謂公曰請以家北去取富貴無徒死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召其指使陳灌謂曰國破主遷乃欲用我我寧死耳即手書片紙付灌持歸報其子以衣絛縊死尼雅滿聞而嘆曰是忠臣也令瘞之公薨

八十日其子始克具棺殮顏色如生人以為忠節之氣所致云朝廷褒其死節謚忠顯又賜碑額為旌忠褒節之碑公名韐建安人

元祐初山谷與東坡錢穆父同游京師寶梵寺飯罷山谷作草書數紙東坡甚稱賞之穆父從旁觀曰魯直之字近於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無他但未見懷素真蹟爾山谷心頗疑之自後不肯為人作草書紹聖中謫居涪陵始見懷素自敘於石楊休家因借之以歸摹臨累

日幾廢寢食自此頓悟草法下筆飛動與元祐已前所書大異始信穆父之言為不誣而穆父死已久矣故山谷嘗自謂得草書於涪陵恨穆父不及見也

米元章有嗜古書畫之癖每見他人所藏臨冩逼真嘗與蔡攸在舟中共觀王衍字元章即捲軸入懷起欲赴水攸驚問何為元章曰生平所蓄未嘗有此故寧死耳攸不得已遂以贈之

豫章晷漏乃曾南仲所造南仲自少年通天文之學宣

和初登進士第授南昌縣尉時龍圖孫公為帥深加愛重南仲因請更定晷漏帥大喜命南仲名匠制之遂範金為壺刻木為箭壺後置四盆一斛壺之水資於盆盆之水資於斛其注水則為銅蚪張口而吐之箭之傍為二木偶左者晝司刻夜司點其前設鐵板每一刻一點則擊板以告右者晝司辰夜司更其前設銅鉦每一辰一更則鳴鉦以告又為二木圜其一用木薦之以測日景其一用水轉之以法天運制器甚精為法甚密皆前

所未有南仲夜觀乾象每預言其遷移躔次嘗言有其星某夜當到某分時窮冬盛寒仰卧床上徹其屋瓦以觀之偶睡着霜下遂為寒氣所侵而死其學惜無傳焉獨晷漏之制其子嘗聞其大概今江鄉諸縣亦有能造之者南仲名民瞻廬陵睦陂人也

南仲嘗謂古人揆景之法載之經傳雜說者不一然止皆較景之短長實與漏刻未嘗相應也其在豫章為晷景圖以木為規四分為廣而殺其一狀如鈌月書長刻

於其旁為基以薦之鈌上而圜下南高而北低當規之中植緘以為表表之兩端一指北極一指南極春分已後視北極之表秋分已後視南極之表所得晷景與刻漏相應自負此圖以為得古人所未至予嘗以其制為之其最異者二分之日南北之表皆無影獨其側有景以其側應赤道春分已後日入赤道内秋分已後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無影也其制作窮賾如此

獨醒雜志卷二

獨醒雜志卷三

宋　曾敏行　撰

東坡北歸至嶺下偶肩輿折杠求竹於龍光寺僧惠兩大竿且延東坡飯時寺無主僧州郡方令往南華招請未至公遂留詩以寄之詩云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江西十八灘謂贛石也東坡至留數日將發舟一夕江水大漲贛石無一見越日而至廬陵舟中見謝民師因謂曰舟行江漲遂不

知有贛石此吾龍先詩讖也民師問其故東坡舉以詩之本末

秦少游貶方回相繼以歌詞知名少游有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其後遷謫卒於藤州光華亭上方回亦有詞云當年曾到王陵鋪皷角悲風千歳遼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後卒於北門門外有王陵鋪人皆以為詩讖云

秦少游之子湛自古藤護喪北歸其壻范温候於零陵

同至長沙適與山谷相遇溫淳夫之子也淳夫既没山谷亦未弔其子至是與二子者執手大哭遂以銀二十兩為賻湛曰公方為遠役又安能有力相及且某歸計亦粗辦願復歸之山谷曰爾父吾同門友也相與之義幾猶骨肉今死不得預殮塟不得往送負爾父多矣是姑見吾不忘之意非以賙也湛不敢辭既别以詩寄二子有曰昔在秦少游許我同門友又曰范公太史僚山立乃先達又曰往時高交友宰木既樅樅今我二三子

事業在燈窓今集中載晚泊沙走筆寄秦處度范元實五詩是也前輩於死生交友之義如此

紹興庚辰殿試上取特奏名進士試卷閱之一日御小殿名對讀問云鶴鳴却寫作隺鳴鳴呼却寫作鳴呼何也臨川人李德遠浩時以删定官充對讀即啟云臣讀至此亦竊疑之然以其本正如此不敢改易嘗以針穿記其側乞宣正本審驗上令取視之果如其言稱歎德遠之精密者久之

客舍中有題詩一聯云水向石邊流處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或云唐人詩亦妙句也

杜少陵卒於荆楚歸塟於陝此元微之墓誌所載而衡之耒陽有少陵墓史氏因以為聶令具牛酒進之一夕大醉而卒故聶令因為之藁塟微之之誌云旅殯岳陽其孫元和中改塟於鞏讀其墓誌當以是為正史氏未詳本末也陶母不知終於何地而今陶母墓在在有之新淦闤闠中亦有陶母墓李太白世傳乗醉捉月溺死

於水今白墓在采石又在州東青山一所而有二墓耒陽少陵墓殆此類耳

梅聖俞送歐陽闢晦夫詩有曰我家無梧桐安可久棲鳳凰窠在桂林烏哺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嘗從聖俞學及其南歸故以是詩贈之蘓明允初至京師時東坡與子由年甚少人鮮有知者聖俞獨奇之故贈明允詩有云歳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後東坡謫海南過合浦始識晦夫談論累日晦夫因出

聖俞贈行之詩東坡讀畢執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雖少而白髮蒼顏大略相似困亦不甚相遠聖俞所謂鳳例如此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於聖俞之詩可不一大笑乎

東坡嘗與山谷論書東坡曰魯直近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大瘦幾如樹梢掛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覺褊淺亦甚似石壓蝦蟇二公大笑以為深中其病

玉笥飈御廟乃西嶽之別祠初為雲騰廟許覺之書三
大字後改賜今名唐之神多唐衣冠傳聞其像皆唐所
塑帝像不冕而冠葢章聖東封後始册帝號土人屢欲
更像迄不得卜水旱疾疫有禱輒應遠近數百里舉子
當秋賦亦皆往謁始因劉公美中嘗致禱神降之夢有
詩云来年三月春盛時騂騮穏步金街西劉公自是舉
進士中詞科出入中外終於兵部尚書顯謨閣學士故
皆以為夢之符如是外舅謝公世林方舍法盛時再貢

不第其居距祠不下數里歲時奉祠惟謹一日以科目
禱焉夢中亦得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来年
少去乃樂天詩也外舅自是不復南宫大廷之試尋以
疾終
玉笥山清真宫乃太秀法樂洞天兩山回合澗水横陳
門外三峯如削王古木壽藤幽森清峭環此山十里無
居人道書謂九天司命真君在焉輒以血食入宫中夜
必有光怪或自外茹之而来宿者夜亦驚魘不能寐凡

病於宮中垂死必不可生者氣厭厭不絶必舁出十里外乃絶相傳云山中不容有死氣此最異也

范信中名寥為士時慷慨好俠故山谷詩寄校理范寥有黄犬蒼鷹伐狐兎之句舒州張懷素以幻術游公卿間號落魄野人與朝士吴安詩子侄吴侔吴儲等結連信中以其謀為不靖也欲入京告變而無其資湯東野實資送之朝廷逮捕懷素等窮竟其事大觀元年獄成坐累者餘百數而侔儲十數人皆處極刑雖其父母亦

皆竄貶信中獲賞賚甚厚乃推以與東野故東野由監簿積累至從官寮亦以供備庫副使累遷諸路戎鈐晚年終於閩中

丁晉公家書畫塡委南遷之日籍其所藏得李成山水寒林九十餘軸他物往往稱是初晉公自兩制出守金陵陛辭之日章聖以八幅衣安卧雪圖賜之旁題云臣黃居宷定到神品蓋不知為誰筆也其所畫林石廬舍之所人地苦寒之態無不逼真侈上之賜於金陵城西

壯隅築堂曰賞心施此圖於巨屏觀者驚異乃知公之嗜畫工且時有以增益之也

往有從官典藩數與賊戰不利既召還一日於朝路中戲同列曰衣冠佩玉而旋舍人給事蓋其人欲溲溺而時遣兼二職耳未及對熊叔雅聲應曰棄甲曳兵而走安撫尚書聞者以為善對而被誚者不堪

祖宗時知開封府多以翰林學士為之若除知制誥給諫待制卿列則為權發遣然須用天下之望且有政術

者姜公遵謂之姜擦子薛公奎謂之薛出油皆以為政
清嚴公正使人愛而畏之若包孝肅之政至今人以為稱
說然知府事者亦未有不為執政也
崇寧錢文徽宗嘗令蔡京書之筆畫從省崇字中以一
筆上下相貫寧字中不從心當時識者謂京有意破宗
無心寧國後乃更之
徽宗初改元曰建中靖國本謂建大中之道無熈寧元
祐之分也將令學士撰詔曾子宣言建中乃唐德宗幸

奉天時年號不若更之上曰太平亦梁末帝禪位年號

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遂下詔不疑蔡京復用盡變元祐之政改元曰崇寧崇寧者謂崇熙寧也

永州士人有登第者范忠宣公實識之一日問客曰某人何故不歸對曰將試教官公不悅曰初登第當勤吏事若為教官是自惰也歎惜久之

胡安定居湖學建治道齋俾講政事者居之劉彝以能治水見稱後治郡率能興水利彝守章貢州城東西瀕

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嘗病浸水退則人多疾死前後太守莫能治㬊至乃令城門各造水窓凡十有三間水至則閉退則啟啟閉以時水患遂息

東坡守徐州作燕子樓樂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閧傳城中東坡訝焉詰其所從来乃謂發端於邏卒東坡召而問之對曰某稍知音律嘗夜宿張建封廟有歌聲細聽之乃此詞也記而傳之初不知何謂東坡笑而遣之

杜鎬在江南時待試於有司一日旅邸方晝寢忽有鼠銜文一卷自門竇而入鎬寤而逐之鼠不驚走以書置之床前而去取其書而觀之乃孝經注疏也鎬心異其事遂取讀數過既入試問題正出疏中鎬遂中選

章伯益名友直郇公之族子也郇公嘗欲以郊恩奏補辭不願受皇祐中廷臣以文行論薦名試玉堂亦以疾辭時有詔太學篆石經廷臣復薦之伯益不得已遂至闕下篆畢除將作監簿伯益固辭朝廷知其不願仕亦

不之强伯益書畫今皆名世惟詞章不多見焉

歐陽公之父崇公與毋韓國太夫人皆塟於沙溪瀧岡胥楊兩夫人之喪亦歸祔塟公辭政日屢乞豫章欲歸省墳墓竟不得請里中父老至今相傳云塟夫人時常指其山之中曰此處他日當葬老夫後乃葬於新鄭非公意也

斵琴貴孫枝或謂桐本既伐旁有蘖者為孫枝或謂自本而岐者為子幹自子幹而岐者為孫枝凡桐遇伐去

隨其萌蘖不三年可材矣而予自幹歧生者雖大不能拱把唐人有百衲琴雖未詳其取材然以百衲之意推之似謂衆材皆小綴葺乃成故意其取自子幹而歧生者為孫枝也孫枝既難得縱有非久藏未可用今人求之老屋閒得其材當試於水中没入數尺徐觀其浮取其浮者用之此亦古人遺意若僧寺木魚歳年雖久而扣擊之餘聲散質不足用也

世寶雷琴鄉人董時亮蓄一琴以為雷氏舊物予嘗見

之顧莫能辨也紹興中偶一部使者聞之因顧得以供上方時亮未許則借觀而固留之以白金五百兩為謝即日以獻內府辨之曰琴古且異以為雷琴則欺矣卻不納獻者念費之博返琴而索銀更謂時亮曰倘以為無虛辱則請留百金時亮聞之喜曰以琴歸我正所欲也銀何用為盡舉而復之封識尚存聞者莫不歎服時亮正工官至朝議大夫而家無生理後其子仕嶺表死不知今歸誰氏

廣南風土不佳人多死於瘴癘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進藥餌惟與巫祝從事至死而後已方書藥材未始見也景德中邵曅出為西帥兼領漕事始請於朝賜聖惠方與藥材之費以幸一路真宗皆從其請歲給錢五百緡令每歲夏至前漕臣製藥以賜一路之官吏蓋自曅始

岐山西北十餘里有周公祠祠後山下泉湧出甘冽特異於他所人謂之潤德泉相傳云有大變則涸而不流

崇寧中泉脉忽竭山下人浚而深之始得消滴終不能復舊也

興國富池廟碑神乃三國吳將甘寧也紹興初巨盜李成既渡江破江州欲入豫章大掠江西諸郡來禱於廟以决所向持環珓擲之幾及地忽躍起高丈餘墜神所坐之後賊驚曰神不我與矣遂轉戰而之湖南江西不被李成之虐者皆神之賜也後郡守以聞於朝加封王爵敞大祠宇龕藏環珓而表之曰靈珓

東坡水龍吟笛詞高雲翔云後之箋釋者獨謂楚山脩竹如雲是蘄州出笛竹至異材秀出於林表之語不知是東坡敘取材法也凡竹林生後長者必過前竹其不能過者多死一林内特一竹可材遠而望之或伐取數十百竿錯亂終不可識蔡邕仰視柯亭屋椽得奇材不待如此求之而邕後無至鑒獨有此法可求耳雲翔嘗赴禮部與仲兄及諸鄉人飲於酒肆有數老樂工相近談論音律雲翔微笑其人乃前致敬曰某輩大晟府舊

人適有所談而諸學士發笑必碁言不恊理雲翔時旣
酒酣乃取其笛弄之諸工駭聽失色設拜而去次日詣
雲翔之館求教雲翔辭之雲翔洞曉音律能移宮轉羽
子弟朋友間無能授其法再舉不第而死雲翔名驤吉
水人
劉執中彛知虔州以其地近嶺下偏在東南陽氣多而
節候偏其民多疫民俗不知醫信巫祈咒乃集醫作正
俗方專論傷寒之疾盡籍管下巫師得三千七百餘人

勒之各授方一本以醫為業楚俗大抵尚巫若州郡皆倣執中此舉亦政術之一端也

㲉敎甫為舉子時甞夢有五色線繫角黍來餽者毅甫食之既其年試於南宮遂中選

大觀中士人李彪久留太學慷慨好直言覩時政之弊欲上書論其事蔡氏之黨知之乃密以告元長大怒付獄推治且謂開封尹曰李彪狂妄死有餘責人懼莫敢救者會張天覺代相應得從末減後元長復位欲竟其

事遂流彪於海外

獨醒雜志卷三

獨醒雜志卷四

宋 曾敏行 撰

岳將軍既死部下多奇才時既寖兵稍稍引去有何宗者積功至脩武郎一日棄官竟入王笥山結屋數椽於山之三會峯上盖樵牧所不至居五年往来宫觀間與道流頗相善一日忽謂之曰来日我居菴作少事子来訪我則先擊石若菴中有聲相應則不須来道流如其言數日後乃始訪之擊石數四寂無應者懼而退去又

數日率衆再往啓其户視之則何被髪而逝時方秋暑不知其死既幾日而面貌如生亦可謂之不凡矣

花光仁老作墨花陳去非與義題五絶句其一云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兎毫意足不求顔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巖廟見而善之名對擢用畫因詩重人遂為此畫紹興初花光寺僧来居清江慧力寺士人楊補之譚逢原與之往來遂得其傳補之所作後益超出格韻尤髙然觴次醉餘雖娼優墻壁皆為之他有求者往

往作難逢原每不樂補之所為而墨花實不逮唯長於
平遠遇志同道合者始為作之若以游藝請則牢辭固
拒如不顧聞故其畫亦不多見人亦不知其名也
古者四時變新火今人苟簡家所用火不知何從来亦
不計其歲年也兒時在湖湘見一僧舍有長明燈有神
異其焰不熱試以指炙之信然後加考究凡道宮佛燈
神祠中多置此燈有數年者焰青而昏往往皆不甚熱
蓋久則力盡爾今人但知擇水初亦非深知水味獨以

清渾甘寒有易曉者如火齊烹餁氣焰着人與水功用一等苟不必變古人何苦多事

汪彦章為豫章幕官一日會徐師川於南樓問師川曰作詩法門當如何入師川答曰即此席間杯棬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詩也君但以意剪裁之馳驟約束觸類而長皆當如人意切不可閉門合目作鎸空忘實之想也彦章領之逾月復見師川曰自受教後准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師川喜謂之曰君此後當能詩矣故

彦章每謂人曰某作詩句法得之師川

豊中丞相之名稷紹聖間數任言責有正直之聲與章質夫友善而不樂章子厚與曾子固友善而不樂曾子宣其論子厚子宣章疏皆直指陳不少恕初不以質夫子固之故而為之掩覆也

政和三年蔡京自杭州名還三入相矣時文柄多歸北司京求為固寵禄保富貴之計于是内興大役外招强敵改定太宰少宰之制更立帝姬命姬之號欲絶天下

之議已盡假御筆以行之
孔經甫文仲爲台州司户日范蜀公舉應制科經甫對
策極言青苗免役之害語太忤直宋次道爲初考以入
三等王禹玉覆考降一等韓持國詳定從初考王荆公
見而惡之密啓於上以御批黜之遂下詔發還本任孫
給事固封還制書極言其不可經甫將歸往見蜀公公
歎息其不遇經甫曰苟不負科目及公知人之鑒足矣
不敢以窮達爲念也公甚壯之謂曰君氣節如此無替

古人惟不替今日之志則朞之所願也經甫元祐中為諫議大夫果以抗直為時所推重云

孔經甫年六七歲能作詩其父司封君嘗對客名經甫侍立客命經甫為蓮實詩經甫立成記其一聯云一莖青竹初出水數箇黃蜂占作窠語雖未工而比類親切客大奇之經甫自此知名

毛公弼守泗州病泄痢久不愈及罷官歸遂謁龎安常求醫安常診之曰此丹石毒作非痢也乃煮葵菜一釜

令公𢿱食之且云當有所下明日安常視之曰毒未去
問食幾何才進兩盂安常曰某煑此藥升合銖兩自有
制度不盡不可於是再煑强令進之已乃洞泄斕斑五
色安常視之曰此丹毒也疾去矣但年高久痢又作去
丹毒脚當弱不可復餌他藥因贈牛膝酒兩缾飲盡遂
强如初公𢿱有一女嘗苦嘔吐亦就求醫安常與之藥
曰嘔吐疾易愈但此女子能不嫁則此病不作若有娠
而嘔作不可為矣公𢿱既還家以其女歸沙溪張氏年

餘而孕果以嘔疾死世傳安常醫甚神余耳目所接如此所傳信不誣矣

栁耆卿風流俊邁聞於一時既死葬於棗陽縣花山遠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載酒殽飲於耆卿墓側謂之弔栁會

江州德化縣楚城鄉乃陶淵明所居之地也詩中所謂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淵明祠洪芻駒甫為之記祠前横小溪溪中盤屹一石人謂淵明醉石也

土人遇重九日即攜酒擷菊酹奠祠下歲以為常

里中有峻嶺號曰王嶺相傳彭玕反於吉州僭號稱王南唐遣兵征之彭玕數敗遂退保於此以死守余嘗登嶺上可容數萬人倉廩府庫皆有遺址至有一所曰相公坪足見玕之僭也旁有山視王嶺為卑小曰張欽寨以為南唐遣欽來討之駐兵其上玕有謀士曰劉守真挾邪能呼風喚雨故欽與戰輒不利距嶺三十里有山曰雲火峽玕之壠在焉後守真死欽復遣人發其先壠

棺上有小赤虵虵兩旁有蟻運土為弓劍形既而玕敗今循驛道而上有劉仙堠其旁有劉仙師壇昔劉之遺跡土人遇旱禱於壇下間亦雨應

湖湘巖竇中多石燕附石而生狀如海物中尾攏每天雨則迸出墮地采以入藥以左右顧分雌雄性大熱時有虞都巡者先君同僚也自言服之其法每取雄者十枚煅之以火透紅則出而漬酒中候冷復煅既煅復漬如是者無筭度乾酒一升乃取屑之每早作以二錢七

擦齒漱嚥以酒虞時年五十服此藥二年膚髮甚澤纔如三十許人自謂服藥之功一日忽覺熱氣貫兩目睛突出痛不堪忍而死因思人服金石藥鮮有不為其所毒者

零陵淡山有石巖中空可容千人東南有石窓眺望甚遠相傳以為其地宜淡竹而山因得名或云舊有淡姓人居之故曰淡山秦時有隱者曰周貞實嘗隱於巖中始皇好神仙方士或薦貞實始皇名之使凡三往貞實

不起遂化為石巖去州二十餘里傍有寺觀往来者無虛日土人謂巖之幽勝當與浯溪朝陽等元次山居是邦而獨無品題甚可怪也山谷謫宜州時甞至巖下今其詩之卒章曰惜哉次山世未顯不得雄文鑱翠珉蓋紀永人之語

神宗甞對執政言呂誨墓誌是司馬光撰劉航書航亦無所顧忌耶韓絳子華不知上意因觧曰航約許光為書石後欲悔之而不敢食言亦甚恐懼也上曰苟恐懼

則不為書矣子華不能對

王荆公退居金陵一日與門人山行少憇松下公忽面顧周種曰司馬十二君子人也種黙不對公復前行言之再四人莫知其意公此時豈深悔為惠卿輩所誤耶

東坡自惠遷儋耳子由自筠遷海康二公相遇於藤因同行將至雷之境郡守張逢以書通殷勤逺至郡延入館舍禮遇有加東坡將渡海逢出送於郊復出官錢僦居以館子由師臣叚閫之大怒劾逢館留黨人蘓軾及

為蘓轍債屋等事逢坐除名勒停子由移循州

東坡知貢舉時得章貢孫勰之文於黜籍中見而異之擢置第五榜帖既傳誹議藉藉以勰嘗游公之門也會廷試勰復中第五輿論始服文章之定價勰即坡公所贈剛說孫介夫之子也政和間置大晟樂府建立長屬時晁冲之叔用作梅詞以見蔡攸攸持以白其父曰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元長覧之即除大晟丞詞中云無情燕子怕春寒常失佳期惟有南来塞鴈年年長占開

時以為燕鴈與梅不相關而挽入用之故見筆力

趙諗元祐九年擢進士第二名時第一名畢漸當時榜帖偶然脫去漸字旁點水天下遂傳名云畢斬趙諗諗後謀不軌伏誅果符其讖

何仙姑永州民女子也因放牧野中遇人啗以棗因遂絕粒而能前知人事獨居一閣往來士大夫率致敬焉狄武襄征南儂出永州以兵事問之對曰公必不見賊賊大敗智高遁走入大理國其言有證類如此閣中有

遺像常往觀之

融州守陸濟子楫遺黄鋼劒且云惟融人能作之盖子楫未詳黄鋼之説矣予嘗居湘時見猺人歲来謁象廟各佩一刀乃所謂黄鋼者惟諸蠻能作之其俗舉子姻族来勞視者各持鐵投其家水中逮子長授室大具牛酒會其所嘗往来者出鐵百鍊盡其鐵以取精鋼具一刀不使有銖两之羨故其初偶得鐵多者刀成銛利絶世一揮能斷牛腰其次亦非漢人所能作終身寶佩之

漢人頗得者非殺之不能取也往往旁郡多作贗者予嘗訪之老冶謂之到鋼言精鍊之所到也今人纔以生熟二鐵雜和為鋼何鍊之有融劍殆是耶

東坡坐詔獄御史上其寄黄門之詩神宗見之即薄其罪謫居黄州鄭介夫既下吏獄官得介夫所厚者往還詩文悉以奏聞上見晏叔原所續絶句亦從而釋之神宗愛人才不忍終棄如此晏詩有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塲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掌繁華得幾時

曹子建七啟云寒芳蓮之巢龜鱠西海之飛鱗注云今之脠寒也古樂府名都篇亦有寒鼈炙熊蹯之句因知今人食品有所謂蒸汗假鼈者夫豈承其舛而訛其語耶

琵琶詞綠頭鴨云路漫漫漢妃出塞夜悄悄商婦移船徐師川云非是當云路漫漫漢妃馬上夜悄悄商婦江邊出塞愁思移船感恨廼當時語

王荆公作字説一日躊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婦

遣侍見因請其故公曰觧飛字未得婦曰鳥反爪而升
也公以為然

天聖中毛應佺守賓州朝廷賜慮囚勑書云勑毛應佺朕
念三聖之愛育蒸黔垂著典法申戒官吏簡恤刑章深
切丁寧斯為至矣方郡守長如能剌意遵奉與我共此
何患不臻於訟息而治平哉今歊熯戒時動植咸茂而
圜墻幽圄猶有縶縲愀然以思當食興歎汝宜體是憂
惻加于撫循無使狴犴之間重有淪胥之困躬勤省察

稱朕意焉勅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泥飾洒掃獄房嘗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内監逐人力刷盪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兼罪人内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妻無骨肉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盡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尅無使罪人或至饑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飯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得淹延仍散下管内汝宜常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

此逐件施行訖聞奏故兹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又有賜衣勑書云勑毛應佺汝外分憂寄善布化條眷言守土之良遣及頒衣之候特申渥賜用洽朝儀今賜汝紫乾色大綾綿旋襴衫一領至可領也故兹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時應佺官止太子中舍祖宗重郡守之寄雖遠方小郡勑書亦宜徧賜今帥守皆無之不知是何時廢也

獨醒雜志卷四

獨醒雜志卷五

宋 曾敏行 撰

劉丞相在位時族人偶有逋負官租數十萬丞相不知也前後官吏望風不敢問程公珦為廬陵縣尉主賦事追逮囚繫責令盡償而後已或以告丞相丞相曰賦入不時吾家之罪縣官安可屈法也乃致書謝之後珦罷官至京師丞相延見禮貌有加珦出謂人曰劉公偉量非他人能及真宰相也

江之神今封安濟順澤王凡江行有水族登舟舟人以為神見王荆公嘗泛江歸金陵或見於舟狀稍異舟人請公致禮公從容至前炷香揖之曰朝廷班爵公無拜侯之禮俄頃不見蓋其時未封王爵也

南昌潘興嗣延之號清逸居士五歲受官既長不仕進趙清獻唐質肅薦之於朝除校書郎固辭不就紹興中趙丞相元鎮帥豫章奏言興嗣廉退自守足以風化有位元符中嘗官其孫淳蔡京當國乃追奪其官今興嗣

孫濤尚在乞賜推恩以旌善人濤遂補初品官

客有謂東坡曰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坡笑云工摹臨者非自得章七終不髙爾予甞見子厚在三司廳所寫蘭亭兩本誠如坡公之言

范忠宣在永時苦目疾不復觀書有來謁者亦時舉諸經大義告之然未甞以為已出每舉一說終則曰此先公之訓也或曰此翼之先生之語也此明復先生之語也公甞言學者當有所宗其自受教於翼之先生不敢

有非僻之心

林靈素以方士得幸徽廟跨一青牛出入禁衙號曰金門羽客一日有客來謁門者難之客曰予溫人第入報靈素與鄉人厚即延見焉客入靈素問曰見我何為客曰有小術願試之即撚土炷爐中且求杯水噀棄上覆之以杯忽報車駕來幸道院靈素倉皇出迎不及辭别而其人去上至院中聞香郁然異之問靈素何香對曰素所焚香上命取香再焚殊不類屢易之而益非上疑

之究詰頗力靈素不能隱遂以實對且言噀水覆杯事
上命取杯来牢不可舉靈素自往取愈牢上親往取之
應手而舉仍得片紙紙間有詩云捻土為香事有因如
今宜假不宜真三朝宰相張天覺四海閒人呂洞賓靈
素自是眷衰未幾放歸溫州而死

秦少游謫古藤意忽忽不樂過衡陽孔毅甫為守與之
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飲於郡齋少游作千秋歲詞毅
甫覽至鏡裏朱顏改之句遽驚曰少游盛年何為言語

悲愴如此遂賡其韻以觧之居數日别去毅甫送之於郊復相語終日歸謂所親曰秦少游氣貌大不類平時殆不久於世矣未幾果卒

秦少游所賦浯溪中興詩過崖下時葢未曽題石也既行次永州因縱步入市中見一士人家門户稍修潔遂直造焉謂其主人曰我秦少游也子以紙筆借我當冩詩以贈主人倉卒未能具時廊廡間有一木機瑩然少游即筆書於其上題曰張耒文潛作而以其名書之宣

和間其木機尚存今此詩亦勒崖下矣

歐陽公自南京留守奉母喪歸塟於瀧岡將興役忽陰雨彌月公念襄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父老往告公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於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公乃為文齋潔而謁於神曰修扶護母喪歸祔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今即事矣幸神寛之假三日之不雨則終始之賜報德何窮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公後在政府一夕忽夢如坐官府門外

列旗幟甚衆視其名號皆曰沙山公因感悟前事遂以
神之嘉惠其民者聞於朝沙山今在祀典
東鄉鄒公志完論立劉后疏有曰若曰有子可以立為
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甞有子所以立為后者以德
冠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后劉氏亦未甞有子所以立為
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今若賢妃德冠後宮亦如貴人
鍾英甲族亦如德后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
聖光獻故事便立之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耶

必欲以示信天下天下之人果信之耶上怒甚内批貶
志完新州詆留中不降出時人亦不知有何説也元符
末崇慶眷方盛時相欲媒孽志完以固位乃僞爲志完
之疏傳之中外其間有云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
詎可欺天耶卓氏何辜哉廢孟后而立劉后快陛下之
意可也柰天下耳目何劉氏何德哉因指謫此語謂不
可不明白下新州取索元本志完不知索之由復申元
藁不存諸人遂誣志完以爲實有此説詔令應天尹孫

槖以檻車往新州收赴京師至泗上哲宗升遐其事遂寢崇寧初將再貶志完乃先下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嚴恭寅畏克勤祗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比閱臣僚舊疏適見椒房訴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其時兩宮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旁何縁外人得入宮禁殺母取子實為不根為人之弟繼體承祧豈使沽名之賊臣重害友恭之大義詆誣欺罔罪莫大焉其鄒浩可重行黜責以戒為臣之不忠者庶稱朕昭顯前

人之意如更有言及者亦依此施行志完遂以衡州别
駕永州安置
建炎二年廬陵城頹圮太守楊淵興役修治之掘土數
尺得一石函中有朽骨傍有一鏡役工方聚觀或以告
淵淵令取鏡洗而視之其背有文曰唐興元之初仲春
中巳日吾季愛子役築於廬陵殞於西壘之垠未卜窆
於他所就瘞於西壘之巔吾卜斯土後當火德九五之
間世衰道敗喪亂之時淅梁相繼章貢邦昌之日吾子

亦復出於是邦東平鳩工決使吾季愛子聽命於水府矣京兆逸公深甫記淵覽而異之急遣問石函所在則役夫以為不祥棄之於江矣

宣和六年山後將入版圖大農告乏之蔡李諸人遂建免夫錢之議江西一道凡賦錢一百五十七萬而漕運之費不預焉令下之日州縣莫知所措乃令稅一千者輸一萬約日而集督責加峻時賦斂遽起民間嗟怨守令有覬望風旨者建皂纛以令曰稍違期即以乏軍興論

人益皇懼小民往往去而為盜後夫錢之綱將至淮甸而敵騎已及郊錢皆為船人所私矣

太祖時或詣司天官苗光裔問卜光裔布筭成卦謂曰當遷徙其人問不損人口否光裔曰無害既去又一人至其占如前又頃之又一人來占亦同仍有前問光裔疑之熟視其人容貌亦相肖差有老少之間光裔起曳其裾詰曰爾為誰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明池龜也前二人乃祖父朝廷今欲廣池且及我穴恐見殺故來問

卜幸哀我垂救光裔釋之即以奏聞已而鑿池果得龜十數萬下令不得傷一龜盡輦送入水

王樞密倫初使金歸一行官吏恩數甚厚暨再使爭願隨往倫至金留不得還欲發一官屬歸報紛然請歸倫於是皆不遣方再使時請云到金有表歸書倫名引筆出鈎外則可歸不出則不歸矣惟秦丞相知之其家人皆不知也倫時以僉書奉使出家人仍在府第倫死於金朝廷秘其事所以禮遇其家者如初後其子弟因游

䙴作樂秦丞相聞之呼樞密使府目謂曰樞密死矣本欲更遷延以厚恩數今既不可須即日發哀云

秦丞相董參政同執政二府之夫人俱入見參政戒其夫人無妄奏對惟丞相夫人是從退歸丞相果問參政夫人有何言夫人曰無所言丞相喜於是待參政益親

洪忠宣公皓絡興初以禮部尚書使金留之十五年既歸母太碩人董氏年八十餘矣請補外以便養秦丞相檜素不樂公乃以徽猷閣學士出守鄉郡明年大水時

内侍白鍔從慈寧太后北歸負恃舊恩宣言爕理乖盭洪尚書名聞遠近顧乃不以為相語聞秦相大怒付鍔於理諫官承風旨遂謂公與鍔為刎頸交更相譽說由是罷郡鍔遂竄流嶺表言者復謂公睥睨鈞衡謀為不靖遂貶英州居九年不及内徙而薨公饒州人字光弼先君嘗言宣和間客京師時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大夫亦皆歌之又相國寺雜貨物處凡物稍異者

皆以番名之有兩刀相並而鞘曰番刀有笛皆尋常差長大曰番笛及市井間多以絹畫番國士馬以博塞先君以為不至京師才三四年而氣習一旦頓覺改變當時招致降人雜處都城往來所致耳

燕山招納之舉多出於蔡攸攸父子晚年爭權相忌至以茶湯相見不交他語王師敗於白溝河元長嘗以詩寄攸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横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征涂盍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

起新愁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詩稍傳入禁中徽宗命京以進呈上閲畢曰三伏征涂不若改作六月王師詩復以還觀此詩則知是舉非惟當時人知其非雖其父亦知之矣鄭昺戹史作老慣人間不解愁愁身惟惺若為籌昺京之客宜得其真

余鄉民有燒畬於山岡每晨往必見人憩於陰樹之石望之彷彿如釋教所謂觀音像者稍逼近則不見矣一日再往所見如前即石求之瑩然如玉其中隱隱有觀

音像類今之繪者民以石歸龕而祠之自是生理日饒家用大昌民既死其二子析居兄請盡以家貲與弟而惟求其石弟亦願得石而盡舉家貲以遜其兄爭之不已訴於郡太守取石藏之公帑而析其財由是爭息郡經兵火帑藏皆毀石失所在老吏執事其時者嘗見之為言如是

有方外士為言蜀道永康軍城外崇德廟乃祠李太守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朝人嘗守其地有龍為孽太守捕

之且鑿崖中斷分江水一派入永康鎖孽龍於離堆之下有功於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每歲用羊至四萬餘凡買羊以祭偶産羔者亦不敢留永康藉羊稅以充郡計江鄉人今亦祠之號曰灌口二郎每祭但烹一羶不設他物蓋自是也

予藏章伯益草蟲九便面筆勢飛動幾奪造化後有孔毅甫周元翁米元章諸公題識客有謂伯益以篆名世何為善畫復如此而不多見也予觀修水集有題伯益

飛岐圖亦嘉其游藝之精則伯益之墨戲當亦有藏之者矣

東坡多雅謔嘗與許冲元顧子敦錢穆父同舍一日冲元自牕外往来東坡問何為冲元曰緩来東坡曰可謂奉大福以来綏蓋冲元登科時賦句也冲元曰敲門尾礫公尚記憶耶子敦肥碩當暑袒裼據鞍而寐東坡書四大字於其側曰顧屠肉案穆父眉目秀雅而時有九子東坡曰穆父可謂之九子母丈夫同舍皆大笑

米元章嘗寫其詩一卷投許冲元云芾自會道言語不襲古人年三十為長沙掾盡毀焚已前所作生平不録一篇投王公貴人遇知己索一二篇則以往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甫過黄州識蘇子瞻皆不執弟子禮特敬前輩而已其高自譽道如此至評章伯益書乃云如宫女挿花嬪嬙對鏡自有一般態度繼其後者誰歟襄陽米芾則元章於字畫間乃有所推重世謂元章學羅讓書蓋其少時非得法於讓也

董公敦逸永豐人元祐中立朝為侍御史彈擊不避貴近人畏憚之京師呼為白鬚御史元符厭詛事起皇城司具獄哲宗御批令公錄問中書不預知也公入獄引問見宮官奴婢十數人肢體皆毀折至有無眼耳鼻者氣息僅屬言語亦不可曉問之只點頭不復能對公大驚閣筆不敢下內侍郝隨旨促之且以言語脅公公不得已以其案上翌日上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亦為

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也臣嘗錄問知其非辜倘或不言誠恐得罪天下後世上大怒將議貶斥廷臣皆不敢言曾子宣徐奏曰陛下以皇城之獄出於近侍故特命敦逸錄問今又貶敦逸臣恐天下疑惑矣上意乃解未幾竟出之

獨醒雜志卷五